



在我国,全民阅读活动是近年来才开始不断兴起的一个新的公共文化活动,举办时间不长,经验有待积累,对如何促进国民阅读的理论研究也还有待深入。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全民阅读活动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首先,全国阅读活动统一协调机制不够有力。我国每年的阅读促进活动,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的机构和参加的部门、机构很多,声势也越来越大。组织工作上虽然已经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协调机制,但力度还有待提高。一些部门和地方还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活动的组织和操作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整合,还没有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国家层面的阅读促进机制,没有纳入国家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

其次,阅读活动数量虽多,但实际成效还有待加强。自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部门在社会倡导和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以来,我国已有四百多个城市开展了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数量上并不算少,但质量有待提高,阅读的影响以及活动的创新还有待加强。

在一些地方,读书节和全民阅读活动还存在形式主义的色彩;口号多,实际行动少,形式主义活动多,实质性内容少,领导重视多、群众参与少。一些地方的读书活动缺乏对读者有吸引力的活动,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许多地方,全民阅读活动还受到经费不足的困扰。

此外,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文化发展的多样化,也使促进阅读的实效还不尽如人意。推广阅读常常会受到推广对象阅读时间有限的困扰,进校园推广阅读也会受到课程教育和教辅书阅读挤占学生大量业余时间的影响。与功利性的阅读相比,提高文化修养、陶冶情操的阅读也时常面临尴尬的受冷落局面。

此外,儿童和学生的阅读行为也亟待引导。阅读促进活动中,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不容忽视。只有在儿童时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才可能在成年后保持阅读习惯,成为读书的中坚力量。在儿童,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引导机制的缺乏。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还存在很大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的阅读。

大学生的阅读状况也不容乐观。阅读量小、功利性强、通俗化、快餐化、重网络阅读、轻纸本阅读等现象普遍存在。非常重要,这种阅读的缺陷影响了他们的读书兴趣,使读

如何推进全民阅读活动

书成了一种被动和强制性的行为,无法感受到蕴含在其中的无尽乐趣。

据此,就进一步推进全民阅读建议如下:

(一)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际阅读学会在总结阅读对于人类的最大的益处时,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要提高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和文明素质,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阅读推广工程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无论从阅读的重要性,还是从提升阅读水平的长期性看,推进全民阅读都应当成为国家战略,把提升民族阅读水平上升为一种国家行动。如果把较为分散的倡导阅读的力量和声音变成一个国家工程,就会使阅读推广的效果更好。

将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我们尽快设立国家阅读节,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通过设立国家阅读节,使全社会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效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要求我们将目前分散的各类全民阅读促进活动进行系统化、组织化。将农家书屋建设、社区书屋建设、青工书屋建设、公共图书馆建设、城市读书节活动等各类阅读工作进行系统考虑和统筹安排;要求我们将阅读问题列为国家重要议题,在财政经费上提供专项资金予以保障。为此,建议设立国家阅读基金或国家阅读专项资金,每年提供50亿至100亿元资金用于全民阅读相关工作。

在世界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的大背景下,国家层面的推广阅读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阅读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更可以振奋民心,使人们通过阅读体验到生活的乐趣和幸福,激发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信心。

(二)从儿童早期阅读抓起,建立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机制

少年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只有在儿童时期形成阅读习惯,才可能在成年后保持阅读习惯。建立儿童和青少年阅读体制,这是所有国家成熟推广阅读计划的最大特点。

促进儿童阅读,需要从婴儿阶段就开始培养儿童对图书的感情。在儿童进入中小学阶段,更是促进阅读的重要时期。不少国家通过法规明确规定,在校园开展阅读计划,推广青少年阅读。国家决策层面以及有关部门应共同努力配合,改变学生功课安排太紧、学生没有更多阅读时间的状况。应明确规定学校每天专门设立课外阅读时间。同时学校老师要带头读书,为学生作出榜样。

(三)发放购书券拉动图书消费,促进全民阅读

在英国等国家,为了培养阅读兴趣,国家每年在世界图书日或国家阅读节期间,提供专项经费,面向中小學生等特定人群发放购书券,供人们到书店购书时抵扣书款。发放购

书券,不仅可以拉动出版物消费,也是培养国民阅读习惯的有效手段。在我国,对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学生、城镇贫困家庭学生等弱势群体而言,受经济水平限制,图书消费仍然存在一定困难。可以先对他们发放购书券,为他们提供阅读的基本条件。

目前,发放购书券还有更加现实的意义。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政府都在寻求积极的政策度过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众多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来保障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在此背景下,启动面向更加广大的对象发放购书券的工作,在当前的特殊时期显得更为重要——一方面可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阅读,抚慰人心,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四)发展民间阅读公益组织和志愿者,调动全社会力量推广阅读

各种民间力量,包括热心和积极推动阅读的非政府组织、专业阅读推广人、自发组织的读书会 and 沙龙、书评人、民间的基金会、志愿者等都是重要的社会阅读推动力量。这些力量源于民间,深入基层,具有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也最贴近群体生活。如果能充分调动和发挥这些力量的作用,将对阅读推广产生重要影响。在国外,民间公益性阅读组织是重要的阅读推广机构。

在我国台湾地区,阅读推广特别是儿童阅读运动首先就是从民间开始的。1982年台湾有学者提倡“书香社会”的口号,鼓励以书柜代替书柜,并开始有热心人士在社区推广家庭阅读。1987年,台北市成立了第一社区读书会——袋鼠妈妈读书会;1990年“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成立,提倡合作、多元、思考的阅读教学方式;1990年以后,全岛开始推行“故事妈妈”的模式,成立了7个故事妈妈协会,还发展了大量志愿者投身公益行动,给儿童讲故事,为儿童阅读作贡献。

在国内,民间阅读推广群体刚刚开始起步,亟待有效鼓励和开发。

(五)关注数字阅读的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虽然传统意义上的阅读一般限于纸质的图书阅读,但社会的进步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使阅读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数字阅读率的大幅提高。

当下,我国网民人数和手机用户数均排名世界第一。手机阅读已经开始悄然兴起,逐步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体”。对于前景无限的手机阅读,管理部门应提前关注和研究,解决相关的问题,促进手机阅读的发展。

目前,国际上对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关系仍然争论不休,对数字阅读的优点与缺点仍然不十分确定,对阅读的概念以及纸质阅读与新媒体阅读不同特点和功能的认识还有待深入研究。

(选自《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第一卷)》,执笔人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民阅读蓝皮书课题组徐升国。本文有删节。)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中国阅读——全民阅读蓝皮书(第一卷)》出版后,引起各界广泛反响。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该书主编、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



记者:近年来你和你的团队一直在做有关全民阅读活动的调查和研究。请简要介绍一下2009年我国全民阅读活动的显著特点。

郝振省:2009年,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有了较大的提升和发展,有几个主要标志: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率先垂范,推动和促进全民阅读。去年4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专程前往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参加了“世界读书日”活动;去年,习近平副主席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重要讲话,还出席了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和中国主宾国活动。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展的“强素质,作表率”读书论坛活动、重庆开展的“读点经典”系列活动、广东提出的“读书从娃娃抓起,从一千多万青少年抓起”等,对开展全民阅读活动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二是传统阅读明显回升,数字阅读发展迅猛。传统的纸图书阅读率比上一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这在拥有如此巨大人口基数中国是很不容易的。数字化媒介的阅读率也接近25%。三是在强调读书重要性的同时,加强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全国已建成的“农家书屋”总数接近24万家,为广大农民的公共文化权益提供了保障,把读书活动扩展和普及到广袤的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此带动下,“科普书屋”、“工会书屋”、“农民工书屋”、“军营书屋”、“草原书屋”都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全民阅读展示出十分鼓舞人心的局面。全民阅读可以将精神的力量转化成物质的力量,有助于推动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也有效带动了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四是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时,注重了对好书的推介、宣传和营销。

记者:网络阅读是否可以作为全民阅读的一部分?它与数字阅读的关系是怎样的?

郝振省:这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这两年对网络阅读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研究。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现在中青年一代的阅读习惯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网络阅读已经成为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需要予以支持。我们不可能将这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重新拉回到传统阅读上来,只能顺势而为,把网络阅读作为全民阅读的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考量和推进。同时,应该看到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要因势利导,去“害”取“利”,使国民充分利用网络这一先进生产力的产物。数字阅读的概念比网络阅读要大一些,网络阅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数字阅读的核心就是网络阅读。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传统阅读还将拥有很大的市场,但从总体上看今后网络阅读会呈更加强势。

记者:调查中,文学类图书的阅读情况如何?原因是什么?

郝振省:根据我们的调查,文学类图书的购买和阅读率高居所有图书类别的首位。文学类图书本身具有普适性的特点,是“浓得化不开”的。不论读者的文化程度、专业背景有何差别,文学类图书可以辐射到所有人群。不论是研究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读者,都对文学类图书有着天然地接受和消费习惯,都需要文学作品的熏陶和教育。文学类图书的内容无论涉及什么样的领域,都离不开人本身的喜怒哀乐、婚嫁嫁娶,离不开生命的艰辛、成功的喜悦。因此,文学类图书的生命力很强,前景也十分广阔。但目前文学类图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浮躁、泡沫、粗制滥造等等,这使得其仍未达到其应当占有的市场份额,在人们看重文学并进行消费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人们对文学的追求和阅读感受。这就需要作者在作品的“三贴近”方面、编辑在选题上多下些功夫。

记者:以“80后”、“90后”等为主体的青少年的阅读率是否理想?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郝振省:从统计数据来看,青少年的阅读情况还是相当乐观的,但其中的规定动作大于自选动作。现在青少年的读书很大程度上是与应试教育的模式紧密相关的,功利性过强,应试教育的特点太明显,这是需要注意的。这样在加大阅读量的同时,可能损害青少年美好的阅读理想,使他们没有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从而使其对阅读的心理上的正感觉变成了负感觉。一旦压力解除,他们可能会变得厌恶或恐惧读书,后果十分严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应该使基础教育和自由阅读二者并行不悖,给他们的自选动作留下可以充分发挥的空间,以提高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记者:中国在全民阅读方面与国外相比是否存在差距?你预测今年的全民阅读率会有怎样的变化?

郝振省:全民阅读与综合国力、国民素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很多国家的全民阅读率都高于中国,如法国的人均期刊阅读率是每年12册左右,而中国还不到3册。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在科技、文化上的差距与在全民阅读方面的差距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大国走向强国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最终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使国民把阅读作为自己的基本生活方式,也就是生存的方式、生命的方式,如同每天吃饭、喝水一样成为一种习惯。我国目前在推进全民阅读方面的力度很大,这使得全民阅读从上到下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加以落实。我认为今年我国的全民阅读率还会进一步提高,我对此充满信心。

本版责编:武翩翩 王冕

一个甲子间的国民阅读历程:1949—2009

□童翠萍 徐 雁



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时候,书店尚未开门,门外已有绵延几百米的人龙;那时候,有人居然肯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换一套《基督山伯爵》,要知道当时的凤凰牌自行车,不亚于今天的名牌跑车;那时候,北京的女青年下班,自行车的篮筐里会放着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西红柿;那时候,公交车上中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凡此种种,俱可见那个时代的阅读风气。

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这样几件事,直接影响了80年代的阅读风气。首先是1977年恢复高考,不少昔日的知青成为大学生。那个时候,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为当时的大学生活打上了底色。继而是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当年,国家出版局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计划每种均印行四五万册,于当年5月1日按计划统一分配发行。这一“集中重印,全国统一发行”的出版行动,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发行史上都是破天荒的举措。这一重大文化新闻经媒体报道后,求知若渴的读者不约而同地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造就了一道排队买书的风暴。紧接着的是,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第一期打头的文章题为《读书无禁区》。今天,这句话是常识,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这篇文章不啻于平地惊雷,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一阶段的阅读主题是格外丰富多样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朦胧诗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形成强大的读书风潮,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古华的《芙蓉镇》、卢新华的《伤痕》、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和现代派文学并行不悖的是古典名著,尤其是西

